

高

梁

枪

丛

书

银饰

接引台之忆

步出密林

新市民

碎片

现代生活

后裔

卷宗

同赴七月

周大新



J247.7
132

高

梁

枪

丛

书

同赴七月

周
大
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同赴七月/周大新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 1

(高粱枪丛书)

ISBN 7-5063-1829-6

I. 同… II. 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7656 号

同赴七月

作者: 周大新

责任编辑: 姜琳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版式设计: 英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

86-10-650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p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×1168

字数: 220 千

印张: 10.75 插页:

版次: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4 刷

ISBN 7-5063-1829-6/I·1815

定价: 14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银 饰	(1)
同赴七月	(61)
接引台之忆	(103)
新市民	(151)
碎 片	(191)
现代生活	(237)
后 裔	(247)
卷 宗	(258)
十七岁	(270)
私房话	(279)
笔记小说六题	(291)
金色的麦田	(300)
宣德年间的一些希望	(324)

银 饰

故事的源头如今是一片废墟。

像墓地里的白骨当年是健壮的小伙和水灵的姑娘一样，所有的废墟也都有过风华正茂的时候。当我站在那片扔满鸡毛、碎纸、烂菜叶的废墟上，向八十七年前的那个早晨凝望时，我最先看到的是那条弯弯曲曲轻笼在晨雾中的西关小街；跟着看到了青砖绿瓦屋脊上蹲有两个小兽不大却有气势的银饰铺；看到了黑底白字的店牌：富恒银饰；随后我听到了吱吱哑哑一声门响——

戊

在那个薄雾飘绕的春天的早晨，富恒银饰铺的银匠郑少恒去开铺子门时，并不知道一桩大事的开端要在那天显露出来，而且那开端正以不紧不慢的速度向他的门边蠕动着爬近。他仍如往常那样精赤着上身，趿拉着鞋，一只手去抹睡意犹存夹了眼屎的眼睛，另一只手抬起带动胳膊上举打了一个带了长长呵声的

哈欠。两条粗黑的腿一前一后向门口移动。他抽掉那根壮实的枣木门闩，刚把哼哼唧唧吱吱呀呀的两扇门拉开一道小缝，早晨的凉气就迫不及待亲亲热热挤进来搂住了他，他身子一个激凌，打了个响亮的喷嚏，喷嚏声在石板铺前的街道上打了几个滚才算站起跑远。这当儿，一只尖嘴长尾黑羽毛的雀儿落在了对面街边的那棵槐树上，那雀儿响亮地拍了几下翅膀，头对着他连连叫了三声，叫声嘎哑、短促，少恒不由得一怔：这鸟儿莫不是有病？

他开始做开门做活的准备。把化银子的灯具，把盛了各种模具的木箱，把砧子，把放了锤子、锉子、钳子等的工具台，把用来称银两的“戥子”和给首饰上光的白矾水，把让顾客们坐的两条长板凳在铺子里一一摆好……

吃饭！用高粱秸隔成的铺子里间，传来了老银匠郑恒良的一声喊。

每天早晨，都是爹在后边做饭，他来前边做开门的准备。爹老了，爹如今只能干一点烧火做饭和给做好的首饰锉去毛刺的轻活，南阳城有名的富恒银饰铺，实际上已由郑少恒在掌持着。

少恒进里间吃饭，父子俩面对面响亮地喝着红薯面稀粥啃着窝头。两人虽然每日手上捏的都是白晃晃的银子，吃的饭食都是黑乌乌的。做手饰这活儿是有一点赚头，可税太重，加上一心想积点银两扩建铺子，嘴上自然就不能不苦点了。

少恒的最后一碗饭还没有喝完，外边就有脚步声向门口响来，他知道今天的第一个顾客已经上门，紧忙放粗喉咙吞了几口，扔下碗，抓起了做活的老蓝布围裙向腰上勒。

我要打一个大横簪子！进来的是一个小脚老太。少恒依稀记得她是做烟叶生意的郝掌柜的老娘，他一边接过银块一边躬身说：老人家坐坐，我这就做。

他点上了化银的灯,当他嘴噙吹管把灯光巧妙地吹成一道细线去化银块时,又有几个要打首饰的人相继走进了铺子在板凳上落座。郑家几代人都当银匠,做银饰的手艺远近闻名,所以每日的顾客总是络绎不绝,排队相候。郑家的银饰出品大致可分两类,一类是童饰一类是女饰。童饰中有虎头、狮子钱、八仙人、罗汉人、帽坠、大风牌子、压金牌、麒麟牌、和合二仙牌,此外还有桃式、钟式、筐式等各种铃铛,这些铃铛系于小孩头部,偶一摇摆,叮当晃唧,极有风趣。女饰中又分八类,一类是戴在头上的银冠,上嵌龙凤、花卉、虫鱼等物,绚丽堂皇,雍容华贵,是姑娘们婚嫁的上乘装饰品;另一类是插在发髻上、卡在辫子上、系在两鬓上的簪子、麻花针、钮丝针、梔子针、大横簪子、围络花等;再一类是银耳环、银耳坠,耳环、耳坠的品样极多,尤以动物形象的为最精致美观;第四类是银项链,包括梅花链、长虫链和四瓣花链等;第五类是银手镯、银脚镯,分龙头镯、竹节镯、绣花镯、素空镯、扭丝镯、蒜梗镯等十几种;第六类是银戒指,有各种花鸟虫鱼的式样,着以蓝、绿等各种色彩,极为俏丽好看;第七类是银钮扣,分藕莲种、梅花、桃花、樱桃和金瓜等品种;最后一类是为高龄妇女或去世妇女的鞋上专制的鞋花,左蟾右蛾,寓意长寿升天。

少恒把银子化完,从模具中取出粗坯正要举锤去敲砸时,一股淡淡幽幽的香味忽然飘进鼻孔,他深吸了一口,立刻辨出是“明德府”的长媳碧兰到了。明德府是当任南阳知府吕敬仁的私邸,因吕大人向以德高、行美、政廉闻名河南全境,故河南巡抚特亲笔书赠他的府邸这个称号,以示褒奖。这位明德府的长媳因不断来铺子里订做银饰,所以少恒的鼻子对她的体味也已熟悉。他抬头看时,果然是明眸皓齿年轻秀气的碧兰夫人站在门口。

夫人是来试脚镯的吧?昨夜我已加班做好,请进来试。少

恒慌忙站起道。他意外地注意到这位夫人一脸冷色，眉眼间没有了往常惯有的那副笑意。

碧兰夫人没有应声，只是移步进屋径向里间走去。因为有女人不在男人面前脱鞋露脚的规矩，所以富恒银饰铺让女人试脚镯时一向都在里间。当然试戴时银匠得在跟前，以便发现尺寸是否合适，试戴的女人和银匠，这时刻有点像病人和郎中，不忌讳银匠把自己的鞋脱掉，在自己的脚腕上摸摸弄弄。

碧兰夫人在少恒平日坐着吃饭的那只独凳上坐下，穿了粉红缎鞋的两只脚稍稍并拢向前伸出。少恒拿着一对银脚镯在夫人的脚前蹲下，这时候钻进少恒鼻孔的香味开始变浓，他忍不住深吸了一下，两股香味立时像两只带了茸毛的小虫沿鼻道向肺里爬去，他觉得精神一振且还有点莫名其妙的兴奋。他按照惯常的做法，先伸手提起她的左脚。脱下了她的缎鞋，把脚放在自己下蹲的膝盖上。缎鞋脱下时，没有一般人脱鞋后发出的那股怪味，倒有一股类似干菊花的味道开始弥漫，他估计是碧兰夫人自己的鞋垫里放有晒干了的菊花，要不就是有什么香料被缝进了鞋帮里。他这时无暇去寻找这香味的出处，他只是在注意自己的手，两只手触到夫人的脚背、脚腕时的那种滑腻柔软的感觉真是太妙，让人心里又痒又麻又酥，他觉出有一股欲望骤然从心底升起且在飞快变强，那就是顺着脚腕摸上去，摸摸她那裹在裤子里的小腿和大腿。他用牙狠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，倏然而起的尖锐的疼痛才算暂时把那股欲望压下去。他决定静了心把一只带扣的扭丝银脚镯朝夫人左脚腕上戴去，为了不妨碍试戴动作，他稍稍把夫人的裤腿向上提了一下，这一来让他双眼一下子瞪大，惊得轻呵了一声：原来碧兰夫人的脚腕靠上一点有一道长而深的血痕，血痕显然出现不久，很可能就在昨天夜里，因为血痂还新鲜发红。他估摸那血痕不是带长指甲的手抓的就是被

什么东西划的。这样的血痕出现在少恒那粗糙黝黑的腿上也许算不了什么,可出现在这白皙细腻如凝脂般的肌肤上却不能不令人心疼心惊。碧兰并没理会少恒的惊讶之态,仍依旧冷脸坐在那儿,只是身子略略一颤。左脚镯大小正好。碧兰夫人的冷肃样儿使少恒不敢再耽误时间,急忙去试右脚镯,当他照刚才的动作稍稍提起夫人右侧的裤腿时,他的眼再一次惊愕地瞪大:夫人右脚腕靠上一点也有一道长而深的血痕。受伤的部位相同。血痕的形状相同,致伤的手段似乎也相同。如果说少恒刚才是吃惊的话,这会儿简直是震惊了:哪会有如此巧妙的对称性受伤?他自然不敢开口问什么,只是更加小心地去试镯子,惟恐触疼了她。还好,右脚镯大小也挺合适。

夫人,脚镯大小合适,是这会儿就不再取下,还是先取下包好你带回去自己戴上?少恒扬了扬脸问。他这一刻才注意到碧兰两个眼圈有些发青。

取下包好,晌饭后给我送去。碧兰的话音淡然,似乎带了点颤,手上捏着一块银子朝少恒递来。

夫人的工钱已经付过了,你这是还要打啥子饰物?

不打。她的话音很低,目光却忽然奇怪起来。我想请你帮我买样东西!

啥?他觉出自己的心一跳,他极愿为这个漂亮的女人做点什么。

砒霜,她的话音极轻极微,两眼也变得异常明亮,眨也不眨地盯住他。

像躲避迎头击来的石块,他的身子向左一偏,你为啥不自己去买?他本能地把声音放小。

不方便。

我……

不想帮忙就算了。她拿银子的手开始回收。我还以为你这个老实人会帮忙的。

给我。话未落地，他的手已伸了出去……

那天上午余下的时间少恒差不多没有做成几件活，他的心被砒霜两个字搅得翻上翻下，手中的锤子也敲得纷乱发飘，顾客们自然从那锤声里听不出什么名堂，可这哪能瞒得了老银匠的耳朵？尽管他仍旧低头坐在儿子旁边，一言不发、目不斜视地为银饰锉着毛刺，可他心里明白，一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。所以午饭后当儿子要出门时，他开了口问：干啥去？

给明德府的碧兰夫人送脚镯去。

还干啥？不干啥。

真的不干啥？老银匠的两只老眼锥子一样扎在儿子脸上。

碧兰夫人让帮她一点忙。少恒不自然地扭过脸去。

啥忙？

帮她去药店买点药。少恒有点不高兴，你问那样清楚做啥？人老了真是。

啥药？砒霜。你答应了？嗯。

知道砒霜是啥么？毒药呗。

她买毒药做啥？不知道。兴许是毒老鼠。

不知道你就去帮她买？她要拿这去毒人了咋办？你不就成了帮凶？你想让咱这富恒银饰铺关门吗？想让人把你的头砍了？

少恒身子一个激凌，扭过脸慌慌地盯住爹的眼：可我已经答应了她，再说，她那样的人还会——

那就把这个给她！老人边说边弯腰从墙根处抓了一撮灰土，扯过一张包银饰的纸三下五去二地包好塞到了少恒手里。

这——

用这个就能知道她要干啥了，去吧。

少恒犹犹豫豫地挪出了门。顿饭功夫，又心神不定地回了屋。

给她了？

少恒点点头。那东西药不死老鼠，她知道我骗了她肯定会骂我的，会的，她日后是不会再找我给她做首饰了。声音里满是自责和后悔。

少她一个主顾饿不死你！当爹的扔下一句扭身要走，却又回了头问：看出她要砒霜干啥了吗？

问了，她说：你别管！

父子俩又开始坐下开始后晌的活，但少恒的心思显然不在活路上，无论做什么都无精打采，而且频频出错，一个蝶式银耳坠，竟打了五遍才算打成，吹气化银时，还险些烧伤了手。

好容易挨到天黑，打发几个顾客走了。老银匠进后边做饭，剩下少恒一个人，点了蜡烛慢慢地收拾着工具。就在这刻，已经虚掩上了的铺子门，突然吱嘎一声被推开，碧兰夫人的贴身丫鬟——一个身材娇小的姑娘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。

少恒一惊，他只看了对方一眼，就急忙低了头，他估计会有一顿责骂砸过来，不想丫鬟只轻轻说了一句：小银匠，我们夫人让你去一趟！

少恒嗫嗫嚅嚅地应了一声。那当儿老银匠也已闻声站到了里间门口，少恒向爹怨恨地投去一瞥，而后上刑场似的向门外挪步。

记住，那药是在耿家药铺买的！老银匠对着儿子的背影交待了一句。

少恒跟在丫鬟的身后走进明德府碧兰夫人的房子，一看见碧兰夫人端坐椅上把两只明亮亮的眼睛朝他看过来时，脑袋里就嗡一下刮起了大风，他想赶在碧兰夫人开口责骂之前做番解释，忙吭吭哧哧地说道：那药是在耿家药铺——碧兰摆了一下手，少恒吓得赶紧噤了口。这时他注意到丫鬟已经出去并随手关上了门，屋里只剩下了他和碧兰夫人，他的心越发慌张，他看见碧兰向他身边走来，双手本能地抬起护住了自己的脸。打吧，你打吧，这事反正不怨我！他在心里叫。他已做好了她巴掌抡过来的准备，但那个巴掌却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肩上，那不是打，是拍，是很轻很轻的一拍。与此同时他听到了一声叹息似的带了一点颤音的低语：谢谢你，谢谢你又让我活了一回。

少恒一愣，他先是放下捂脸的手后是抬起了眼，他吃惊而茫然地望着碧兰，望着她那晶亮的眼。

知道我让你买砒霜是干啥吗？杀人！我要杀死他和我自己！就在后晌，我把你帮我买的砒霜同时放进了他的和我的茶碗，我想死，我要和他一块死！可我没想到当我喝下了那碗茶知道自己要死之后，又会生出那么大的后悔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我的爹娘，他们都已年迈，为养活我长大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在他们正需要我供养的时候，我却去死了；我想起了我的小弟，他正在韩家塾馆读书，他读书的花销都靠我供，我死了之后他还咋读下去？我想起我才25岁，我来这世上还什么事都没做成，连一男半女都没养出来，这阵儿就死实在太亏！尤其想到我是和他这个狗男人一块死的，死了还要同他埋一坟，在阴间里还要和他缠在一处，我真是后悔害怕至极，我恨自己没有忍耐力，办成了这样和他同死的傻事，我那刻气得悔得直扇自己的脸。我真真没有想到，那砒霜竟会是失效的！当我断定那砒霜无效，我又能在世上活下去之后，我是多么多么的高兴呵！我真感谢你，你又让

我活了一回。当然，他也活着，就让他活着吧，让他活吧……

少恒听得目瞪口呆。

我要报答你！碧兰的声音变得更低，脸上现出一股狂热的神情。我要送给你一样东西，一样东西！她的眼中有火苗在跳，他看见她的嘴唇在哆嗦。明天夜里，你悄悄来这府里的后花园，从东偏门进，我把东西给你！记住了吗？不要给任何人说！

少恒刚要张嘴，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碧兰的神色突然一变为冷肃，跟着就听她冷淡地说道：你送来的这个戒指还好，工银我们晚点付，你回去吧！她使了个请他快走的眼色，上前一下子拉开门，朝少恒挥了挥手。

少恒糊里糊涂地出了碧兰的屋门和明德府的府门，又糊里糊涂地走进了自己的家门。

爹还没睡，爹没说话，爹只用睡眠看他。

少恒叹了口气，在自己的床沿上坐下，慢腾腾给爹说了事情的经过。

我们不要她的东西！老银匠的声音硬如铁块。

少恒没吭气，他的眼前还晃着碧兰的面影，鼻子里还满是碧兰身上的香味。

要离这个女人远点！老银匠的声音像石块一样敲到床帮上。

少恒没再理会爹，他胡乱地脱掉衣服钻进被窝，他用被子蒙住头，他要想今天这一连串的事情，他最后想到了碧兰的那句话：我要杀死他和我自己。那个他是谁？

是谁？

他的头皮一紧……

他在不安的思索中慢慢沉入睡乡，在寂静的睡乡里他看见一只大鸟，那大鸟的翅膀乌黑如墨，正缓缓地由头顶掠过……

第二天整整一个白天，少恒虽然照样在做着银饰，脑子里却总被那个问号缠住：晚上要不要去明德府后花园取碧兰夫人给的东西？按爹说的不去？那有点对不起碧兰了，人家是好心，给你东西你不要可以，但你总不能不去！去？黑夜里去和一个女人见面让别人看见可是不好，不过这是碧兰夫人要我去的，遇见别人我可以做点解释，就说是去送银饰的；再说，天黑，也不一定就能碰上人。

晚饭后他扔下碗时看一眼爹，讷讷地说了一句：我去看看。

看啥？爹瞪他一眼。她给啥好东西咱都不要！

不要咱也得去给人家说一声，好歹也讲个礼数。

讲你娘的屁礼数！跟一个要买毒药杀人的女人还讲礼数？

她不是没有杀嘛？！

老银匠气哼哼的不再说话，踢过一个凳子到灯下，蹭蹭地拿起一个锉子去锉一个项圈上的毛刺。他听见儿子蹑脚走出了门，他没有回头，他只是恨恨地用锉子敲了下项圈，闷声骂了一句：狗东西，鬼迷了心窍！

老银匠锉得心绪烦乱，到最后干脆扔了锉子坐那里吸烟，两只耳朵却仄起去听门外的动静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响起了儿子的脚步声，老银匠呼的一下站起身，儿子的一只脚刚踏进门，老人的两只眼就搜了上去。

她给了你啥？没啥。小银匠有些疲倦地答。

没啥？真没啥。

是她给了你啥你没要还是——

她啥也没给。我从后花园的东偏门那里进去，就看见她在一棵白果树影里站着，她轻声喊我过去。我在她身边站下，后花园里很静，我听见她喘气声很急。我说，夫人不用给我啥，俺们啥东西也都有。

她咋说？

她没吭声，她好长时间都没说话，我有点奇怪，后来她开口了，她说小银匠你信不信那句话：人们做的事上天都能看见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没想过这事。

她后来咋说？

她说小银匠你觉着一个人要是想要啥了，他是不是就该去要啥？我说我说不明白，我说一个人要是想要啥了，他要不来也是白搭。

后来哩？

后来她又停了好长时间才说，小银匠，要是那件东西一个人能要来，可世上人又不允许他要咋办？我说那就别要了，要不人家会说你是偷。

后来哩？

后来她叹了口气，她把额头抵在树干上，我模糊看见她还把额头在树干上碰了一下，上边的树叶子一晃。她末后说：小银匠你走吧。我就转身往东偏门那儿走，快走到门口时，她又轻步追了上来，声音很低又很急地说：对不住，我给你的东西忘了带来，你最好明晚再来。

老银匠有些迷惘地看着儿子，随后又把迷惘的目光移向了墙角，很长一阵之后他才嘟囔了一句：这个女人是咋着回事？

小银匠已经上床躺下，他没有去理会爹的自言自语，他只是想着刚才见到碧兰夫人的那些情景，她为啥子把头抵在树干上，而且要往上边碰？他觉出自己的心里生了一股疼痛，她的额头不会碰出血吧？……

一大片碧绿碧绿的草地慢慢移到他的眼前，碧兰就由那碧绿的草地上款款向他走来，他闻到了风从碧兰身上带过来的香味，他看见了她在向他招手，他快步迎了上去，他已经看清了她

脸上的笑纹，就在他要走近碧兰的那一刻，头顶突然响起一声尖厉的鸟叫，那疼人的鸟叫声将他吓得睁开了眼睛，他看见爹还没睡，爹还怔怔地坐在灯下……

春天是人们打饰物的旺季，准备脱去冬装摘掉头巾的富人家的小姐、夫人们，都开始忙着准备新添或更换别在头发上、坠在耳朵上，挂在脖子上，戴在手腕、脚腕上的银饰物，所以富恒银饰铺的白天便人声喧嚷地分外热闹。少恒这一天几乎是手不离锤地忙活。不过只要稍一停锤，碧兰夫人把额头抵在树干上的影像就会在脑子里显现出来。每当那影像显出来时，他便急忙摇头把她赶开，他怕影响自己干活，他注意到爹一直面色阴沉，他怕爹发火。

好不容易干到天黑顾客散尽，少恒伸伸懒腰开始坐下吃饭，饭还没吃完，爹就又开始安排晚饭后的活路：我又琢磨了一种项链的打法，叫豌豆链，我已经试做了一截，你晚上也做一截试试——

坐了一天，我吃罢饭想出去转转。少恒不高兴地打断了爹的安排。

去哪里转？老人生气地斜过眼。

去街上随便转转，腿坐得酸。

不准再去明德府见那个女人！

不过她说了让再——

再去干啥？你是不是想去要个大祸？

说那样吓人干啥？不让去就不去呗！少恒脖子一拧，摔门出去了。

老银匠在屋里站了一阵，而后再不放心地开门出去，在黑暗中盯着儿子远去的背影，看见儿子最后还是向明德府那边走去，

气得抬脚恨恨地朝地上跺了一下。

妈那个×！真真是迷了心窍！迷了！

他返身进了屋，烦躁而不安地在屋里踱步……

少恒回来时已近半夜。

他的神态有些惊异，双颊出奇的红，眼珠子晶亮晶亮，头上冒着热气，两只手好像没地方放，目光有些发慌，看见爹还坐在烛光下等他，说了声：爹还没睡？就急忙去铺自己的床。

去了？老银匠的目光刀一样向儿子砍去。

去了，我怕人家总等……少恒的声音如断了一支翅膀的蚊子。

她给了你啥东西？

没啥。他好像被烫住耳朵似地向爹扭过了脸，却又迅疾地扭了回去。

真没啥？真没啥。

没啥会用这大时辰？老人的声音加了厉色。

她，她叫我——叫你咋？

叫我……在花园的那片树丛里藏着。

藏那儿干啥？等她。

等她？

府里人都睡下后她才又来。

来了干啥？没干啥。

又是没干啥？她一下子抱住我。

老人的眼闭了，却仍在问：就这？

她亲我。嗯？摸我。嗯？

她说，我不怕了，我啥都不怕了，说反正我也算死过一回的人了，说我再不忍了，说我忍不住了。

老银匠的眼闭得更紧了。